

王建芹

西方法文明的理性主义溯源

法治的理性

R O O T E D I N R E A S O N
T h e E s s e n c e o f
t h e W e s t e r n L e g a l T h o u g h t s



仰望星空
奇迹，无非是未被认识的自然

宗教与国家，哪一个先消亡？ / 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理性——上帝至高无上的馈赠
理性——永远不会停止对信仰的追问

从 内 心 到 内 心 ， 从 灵 魂 到 灵 魂

王建芹

法治的理性

西方法文明的理性主义溯源

ROOTED IN REASON
The Essence of
the Western Legal Thoughts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 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法治的理性/王建芹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10
ISBN 978-7-5620-8614-7

I. ①法… II. ①王… III. ①法治—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D9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6075号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邮寄地址 北京100088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289(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

洛克

《人类理解论》

凡是理性能够提供确定性知识的地方，信仰就不要干预。
信仰如果僭越了这个界限，以启示的名义排挤理性，就必然导致狂热。

本书出版分别受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与专项资金资助

序 言

法治文明是西方文明特别是基督教文明结出的硕果之一，历史上，就其法治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来看，西方人对法律的信仰首先在于他们认为法是来自于神或上帝的，是绝对的、惟一的、至高无上的，因而是神圣的，这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自然法观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而近代以来世俗背景下的“高级法”传统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长期信仰文化的熏陶与浸染。西方民族之尚法而不尚情的思维方式与他们更加重视“人与神”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理性”的法治而非“感性”的人治成为他们看待社会制度的价值依归。在另一个意义上，基督教信仰使得西方人对权力的绝对性认知只能来自于上帝而非人间，因此一方面他们发育出“社会契约论”来为国家权力寻求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将国家权力这一“必要的恶”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也成为当代西方法治理念的核心诉求。

基督教信仰在本质上是感性的，这同时也是所有宗教信仰内在的逻辑认知。但与其他宗教之相别，基督教信仰亦充满着理性的特质，它体现在其教义基础的基督教神学之中。因此，基督教信仰自身始终充斥着感性与理性之间极强的内在张力，它也在特定的意义上形塑了西方文明二元主义的文化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法治文明既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信仰文化的积淀，脱离开这个意义而探讨西方法治，我们就很难对其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信仰与理性作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极其重要却又争论不休的一对概念，对其关系的不同理解，实际上是对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居于什么样地位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在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信仰与理性之关系及理解呈现出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启蒙运动之前，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理性在信仰的羽翼之下成为为基督教信仰所服务的一种哲学性思辨。启蒙以来，人的精神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理性取代信仰、取代上帝成为真理的惟一合法性基础，平等、自由、博爱、人权、民主、法治等理念及制度建构成为西方近现代文明发展中最重要价值与政治设计，但依其社会文化基础及历史传承而言，正是基督教传承了古代西方思想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成果并成功地进行了重新塑造，从而孳生并孵化出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根基。其中，基督教信仰中蕴含的理性主义因子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法治亦然。

本书系统梳理了西方自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主要思想观点，并介绍了近现代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以经验理性和科学理性为主的理性主义思想发展脉络。意在说明，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肯定人的内在理性价值的宗教文化，形塑了西方人思维范式中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二元主义的精神特征，其所特有的犹太教与希腊哲学合

一的神学基础蕴含着极强的内在思想张力，特别是希腊哲学的理性特质使得基督教内在始终浸染着强烈的理性主义特征。西方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种哲学认识论和信仰文化的基础之上发展与形塑的。

本书侧重于从西方哲学思想传承的角度思考基督教文化所蕴含的理性主义特质，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及其神学体系在处理信仰的感性特征与其内在所具有的抽象哲学理性这一对矛盾时的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体系。既涉及西方文明发展史上哲学思想及宗教文化的历史传承，也涉及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世俗化转向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张力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西方文化精神中追求超越的思想根基，也有助于理解西方文明中对人类理性的肯认并能够最终发育出科学理念、人权思想和法治精神的文化基因。

本书没有过多地涉及具体的西方法文明、法治、法律思想及其制度建构等方面的内容，而是以基督教文明为背景，着重探讨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于信仰与理性之关系的理解。原因在于，作为系列专著的第二部，作者在第一部专著《法治的语境——西方法文明的内生机制与文化传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已系统阐述了广义的法治与基督教文明之关系，故本书将侧重点转向西方民族法治思维中的理性因素与信仰文化之内在逻辑自治性的研究。在阅读本书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结合第一部专著作为参照，有助于更加系统地理解作者试图表达的思想。同样，在计划撰写的后两部专著中，将分别探讨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这两大政治价值与西方法治的关系，相关内容本书亦暂不涉及。

王建芹

2018年5月

前 言

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尽管关于信仰和理性各自的定义及其理解可以多样，但就思想方法而言，它们无疑是相互对立的：信仰所指向的通常是对一种无经验证据的思想观点之确信，它并不将信仰对象之客观存在的经验证据作为信仰之理据；理性则与之相反，它通常是以人类直接的经验证据为依据，以人的理智能力为基础，并以推理的方式，推导出符合形式逻辑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信仰与理性是两种完全不同且相互对立的思想方法。

必须承认，在思想方法上，信仰与理性毫无妥协的可能。也正是因此，在崇尚理性主义的现代人看来，通过理性无法确证信仰可以被视为一个正确的命题。但问题在于，信仰与理性之关联不仅仅区别于思想方法上，信仰之特性决定了它是一种超乎于人的理性之上的人类特殊禀赋，这种特殊禀赋是人作为灵性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性区别。人

不得不勇敢地坦承这样一个事实：将人类仅仅定位于一种“理性的动物”之结论毕竟是人所不甘的，特别是对于人的内心中某种“深刻的部分”而言，如果仅仅付诸理性的话，其答案一定无法令人满意。诸如关于意义性的一些解释范畴即是如此，它需要信仰的支撑。“人可以解放心灵，但是无法漠视心灵的需求。心灵的最深需求是‘意义’，否则一切归于虚无。但能够为意义提供基础的，不是神就是神的化身。”〔1〕

人类的一切文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着追寻终极无限、力图超越现象之有限的丰富内容。在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信仰与理性之关系及理解即由此呈现出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但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理性在建立信仰层面是无力的，但是理性在理解信仰、深化信仰之中却有其独特的作用，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信仰寻求理解”的论述成为其关系的经典表述。的确，信仰不是被推理和证明出来的，虽然人在本能上都希望为任何事物寻找理性的“根据”，但信仰的“根据”绝不可能是理性上的，它来自于我们内心中的“深刻部分”，是属于灵性的。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既属于“灵性动物”，又属于“理性动物”，灵与肉既合一又分离构成了人的复杂性。正因此，灵性成为人追求无限与永恒的精神向度，理性成为人理智面对现实的无奈选择。集两者为一身的“人”交织在有限的肉体生命与无限的生命向往之中，成为信仰与理性之间无法跨越又不得不跨越的鸿沟与桥梁。

哲学家们尽可以用宏大叙事般的哲学理论探究那些形而上世界的奥秘，宗教家们也可以就信仰现象建构体系化的宗教理论大

〔1〕 傅佩荣：“人神交流关系的历史”，载〔英〕凯伦·奥姆斯特朗：《神的历史》，蔡昌雄译，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序2，第5页。

厦，理性在这里成为他们知识性探求的理论工具。而这一切，都无法替代信仰者建立在自身宗教体验基础之上的真实感受所能够带给他的震撼力量。信仰“所以是客观的真实，并非因为它可以被逻辑证明，而是因为很认真地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都会发现它是有效的。一个宗教成功与否往往是以其实际的功效，而非以哲学或历史的证明为标准”〔1〕。

理性可以用来认识世界，但不能解释世界；理性可以带来知识，但不能找到智慧；理性可以用来批判，但是不能树立权威；理性可以思考哲学，但是不能建立信仰。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信仰的困境首先是来自于理性的泛滥，而当我们浅薄地将理性仅仅理解为逻辑工具和经验证据的时候，它不但玷污了理性，同时也将与信仰失之交臂。因为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信仰当然是不可以“证明”的，而对于信仰者来说，信仰早已在他的切身经验中得到了“证明”，而证据就是他自己。浅薄的理性主义排斥一切与人有限思维之下的逻辑和经验相悖的事物，而在逻辑与证据互相冲突的地方，深刻的理性主义则宁愿承认一种更广阔的逻辑前景。

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都是西方启蒙的产物，现代社会的整个形象都是启蒙所塑造的。一方面，启蒙用理性取代了信仰，用批判精神取代了迷信，打破了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启蒙使哲学取代神学占据了“王者之尊”的位置，哲学据说能够达到外部世界的终极实在和永恒真理，哲学而不再是神学成为人类世界永恒真理合法性依据的提供者。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话说，就是人为自然界立法。主

〔1〕 [英] 凯伦·奥姆斯特朗：《神的历史》，蔡昌雄译，海南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 页。

体的人取代上帝成为真理的合法性基础，人因此而“解放”了，人类的发展由此而通向了“自由王国”。人自己已经成了神话，理性的人成神的化身，理性成为新的信仰，人则成了自己的上帝，成新世界的上帝。“尼采的上帝”的确死了，一个新的上帝——主体的人，诞生了。

但是，当启蒙运动的遗产尚未盖棺之时，后现代主义再次发起了挑战。启蒙运动杀死了神话的上帝，后现代主义则又杀死了神话的人。启蒙运动之前，基督教神学是最高权威，评价一切的标准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制定的，所以它们是“客观的”。启蒙运动宣布“上帝死了”以后，人替代了上帝，评价一切的标准是作为主体的人确立的，它们也就变成“主观的”。当后现代主义再次把人的主体消解以后，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标准都消失了，于是，虚无主义便成为人不得不直面的精神归宿。当一切都归于相对之后，方向感的迷失成为现代人难以摆脱的噩梦。

因此，当信仰和理性再次回归人类的视野，经历了启蒙与后现代主义的“理性的”现代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信仰所赋予的意义。

这是一种轮回吗？

王建芹

2018年5月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 1

前 言 · 4

第一章 仰望星空 · 1

第一节 从此岸到彼岸 · 2

第二节 呼之欲出的上帝 · 8

第三节 灵与肉，基督教文明的张力与超越 · 12

第四节 世界可知吗？ · 19

第二章 上帝在哪里？ · 30

第一节 上帝与牛顿分了工 · 31

第二节 奇迹，无非是未被认识的自然 · 39

第三节 “浅薄”的法国佬 · 51

第四节 自然的上帝死去了，道德的上帝诞生了 · 58

第三章 宗教：虚幻的慰藉？ · 70

第一节 上帝，就是人自己？ · 71

第二节 宗教与国家，哪一个先消亡？ · 78

第三节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 · 86

第四节 尼采之剑 · 92

第四章 自由心灵的讴歌 · 104

第一节 找寻“心灵之光” · 105

第二节 在感受中领悟上帝 · 114

第三节 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 123

第四节 从内心到内心，从灵魂到灵魂 · 132

第五章 请停止窥探上帝的奥秘 · 144

第一节 达尔文的挑战 · 145

第二节 地上的天国 · 153

第三节 随着上帝奥秘的消失，人的奥秘也消失了 · 164

第四节 哲学家的上帝与亚伯拉罕的上帝 · 172

第六章 站在理性法庭上的基督教 · 181

第一节 除了奥秘，上帝什么都不是 · 182

第二节 理性是理解上帝意图的工具 · 190

第三节 教义的发展是启示的意义不断被发现的过程 · 199

第四节 神学：信仰的科学 · 208

第七章 理性：上帝至高无上的馈赠 · 220

第一节 新教资本主义，一个伪命题？ · 221

第二节 对进步的信仰 · 231

第三节 对现代性之回应 · 240

第四节 理性，永远不会停止对信仰的追问 · 251

参考书目 · 261

第一章

仰望星空

“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思考，它们就能使我们的的心灵充满日新又新的惊异和无限增添的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1〕

这段话是康德说的。

伊曼努尔·康德：一个身材矮小的思想巨人。

西方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著名的创造过历史的矮人，拿破仑（Napoleone Buonaparte，1769-1821）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714-768）是另外一个，再一个就是康德。前两个是开疆拓土的勇士，成就了拿破仑帝国和加洛林王朝，而康德所建立的则是思想王国。

康德的时代恰逢西方历史上的理性时代，对理性的崇尚挑战了西方人的信仰传统，无论是信仰的上帝还是理性的上帝都在科学主义的猎猎战旗下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康德站了出来，

〔1〕 Lewis White Beck,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 169.

他没有否认人类的理性，也没有否认人类的信仰。他反对用科学理性来论证宗教信仰的做法，即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当然也包括关于上帝不存在的理性证明（无神论）。他的结论是：恺撒的当归恺撒（理性）、上帝的当归上帝（信仰）。两者所讨论的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问题。

康德把上帝从人类理性的视域请了出去，但却把信仰大厦交给上帝来奠基。正如那句著名的康德格言：我觉得有必要否定知识^{〔1〕}，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

但是，在说到康德之前，我们还需要从古希腊说起。

第一节 从此岸到彼岸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西方古典哲学传统，那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追问。从古希腊哲学到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这条线索一以贯之。换一个通俗的说法，西方哲学传统一开篇就把世界分为两个：一个是现象世界，也就是我们能感知的世界；另一个是本质的世界，就是现象世界背后那个独一无二、不生不灭、规律性的、终极意义上的世界，这是一个抽象的世界，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个抽象世界的探寻和追问。

有据可查的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被称之为“哲学之父”的泰勒斯（Thales, 约公元前 624-前 547）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水，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是水的不同形态。如果按照科学论证的思维（当然在那样的年代，还没有科学之概念），他观察到了水在一定的低温下会结成冰，一定高温下会化为气，所有的生物都需要水来维持生命，陆地的所有地块都以水为界。因此他认为整个地球都漂浮在水上，

〔1〕 需要说明的是，康德在这里所指的知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知识概念，而是超出人类日常经验之外的知识，在康德看来，它是人类无法认识的。